



源於奧運 李漢源

踏上奧運征途(二)

時隔5年，終於再次踏上奧運征途，本以為是一條熟悉的路，但在踏進飛機機艙的一刹那，感覺比較異常，十分冷清，跟我們平時所乘的飛機氣氛完全不一樣：本來一架波音787航機最少也會坐242人，但這班機卻不足40位乘客，全部都是去東京採訪奧運的傳媒，包括香港奧運電視採訪製作團隊及內地一些文字、通訊記者，比起以往在飛機上的氛圍，多了份肅殺之感。

班機下午3點起飛，晚上約8點降落東京成田機場，可能當時只得我們一班機到港，加上所有商店沒有營業，機場一樣是冷冷清清的。全機人員到達後必須全體進行新冠肺炎深喉測試，等待報告發出，並要做工作證手續，時間合共需約4個小時，在機場也沒地方可以逛，該4小時可謂度日如年，又深怕會傳來有人「中招」的消息，忐忑不安；當報告一出，全機人員都通過測試時，全場興奮到拍爛手掌，沒人中招，則不用全機隔離，可以全部正式入境了。

奧運專車把整個團隊送達轉車集合點，那裏已有幾十輛的士排隊等着我們，強制每一個人獨立乘坐一輛的士去酒店，以減低互相傳染的風險。甫入酒店，再進行檢疫措施下，我們被告知可外出購買食物，但限時15分鐘一定要回到酒店，即不可到距離酒店太遠的地方，而在入境時我們全員都必須裝上日本追蹤App，如違反任何防疫措施則隨時可以沒收奧運工作證，強制離開日本。

採訪團隊工作範圍地點亦有限制，早上根據預定時間



●攝於傳媒中心！ 作者供圖



方寸不亂 方芳

機場泣別

英國在Delta變種病毒影響下，確診數字不斷惡化，連續兩日新增確診5萬宗，但英格蘭還是解除大部分防疫限制，食肆不限人數，夜店重開，年輕人無戴口罩、零防疫，舞動全城，末日狂歡，實為世人所不解。

香港防疫步步為營，好不容易捱到今天「零確診」，但部分香港人此時此刻卻趕往英國，解下口罩，呼吸着最自由的新冠空氣，是禍是福，不得而知，只能祝他們好運。

賣了樓、辭了工，在港什麼都沒有了，五成人在英國未找到新工作，四成「準備創業」，即是九成都是工作無着落，如此倉促的抉擇，真是莫名其妙的別離。

難為送行的遺老，一幕幕機場泣別，很多長者臨老被拋棄，痛苦確實令人難過。養大了兒女，再照顧孫兒，生活的焦點都在兒孫身上，被溺愛慣了的後代，為了追求自己的生活，連根拔起，說走就走，全不考慮父母感受。

身邊不乏有此遭遇的長者朋友，兒孫捨兩老離去，兩老頓失生活焦點，像掉下了冰窟，年邁體弱多病，在港又無後代照應，孤寡之餘還有恐懼，十分淒涼，每次見面，說到傷心處，都是淚如雨下，作為朋友的我們，只能多點關心，給予安慰。香港從來都是外向型的城市，即使沒有政治風雲，也有不少家庭遺下父母移民他鄉，歷史循環，不必看得太重。同齡朋友茶敘相問，如果你兒子闔府要移民，你會怎麼面對？我說，理智的人，都不會倉促作出移民決定，不會隨便放棄職業，賤賣樓宇，去面對不可預知的將來。上一代的移民家庭，都是經過探路、鋪排，才會連根拔起。

「簷前滴水，何曾見過倒流」，如果長者要面對被兒女移民拋棄這一天，既來之則安之；面對現實，由他去吧。長者要自強。從今天開始，減低對兒孫的依賴，預備足夠的錢，做好入住老人院的準備。



七嘴八舌 小臻

水災變相考驗城市基礎建設

全球抗擊新冠疫情的仗仍未結束，老天爺又給我們新考驗，水災又降臨。前兩天才看到西歐洪災席捲德國、比利時、瑞士等國，從新聞片段所見是一片澤國，房屋倒塌，災害死亡人數已上升至188人。佔不到事隔數天，連中國河南鄭州都發生，甚至早前還鬧旱災的台灣，前天也在高雄出現至少23處淹水災情通報，引發民怨。所以氣候的問題真的難善其身，世界氣象組織指出，這次西歐國家在2天內降下相當於2個月的雨量，是地球平均氣溫升高，以致強降雨更易發生。地球氣溫不降，「一千年難遇的洪水」這句話可能不斷重複出現媒體上。

德國媒體稱此次洪災是近幾十年來德國最嚴重的洪水災害，許多房屋、街道和橋樑已成廢墟，德國總理默克爾用超現實、極其恐怖、令人震驚來形容洪災所造成的破壞程度。比利時東部許多城市面臨有史以來最嚴重洪水，修德方登(Chaudfontaine)的市長巴克雷恩形容眼前恍如世界末日的畫面，可見其嚴重性。西歐城市不少是歷史悠久城市，排水系統設計肯定落伍，變澤國是必然。

而昨日在社交媒體上看到鄭州被洪災沖毀的道路，只見「街道成河道」、水淹地鐵、街道上車輛被淹沒，人在汽車內無法動彈、洪水將汽車和人沖走的影片和圖片。更有乘客困於地鐵車廂內水深至肩膀的影片，讓人觸目驚心。據報道是鄭州3天內幾乎降下1年雨量，強降雨造成水庫也潰堤，周邊區域嚴重積水，積水沖垮擋水牆，造成鄭州地鐵5號線列車被大水倒灌進地鐵車廂。

室內如此，戶外鐵路亦肯定受影響，據

報鄭州至洛陽區間的鄭西高鐵、隴海鐵路發生水漫線路、路基坍塌、設備淹水等情況，列車無法通行。嵩山少林寺被淹，水流成河，超過50個景區已臨時閉園。水災帶來經濟損失，令人失去財物，失去家園，甚至生命，怎不令人心痛？還好，在中國有個優良傳統，就是：一方有難，百方支援。任何天災出現，政府絕對不會拖延搶救行動，軍民多方出動搶救，災民很快獲得救助。目前民間各界已經自發性捐款援助河南，人間有愛。

廣東有句諺語：「水浸眼眉」，即指狀態很危險了，人隨時會被浸死，水災實在不可輕視。天災出現通常就有人想到追究責任，網上有人問「水淹地鐵，究竟是天災還是人禍」？因為地鐵車是在室內，有質疑是正常。究竟是設計上未考慮周全還是工程質量導致漏水那麼嚴重？還是防漏排水問題？自然現象都是超出人的預防範圍才成災難。每一個事故都是一個教訓，一個反思改進的機會。

其實任何國家或城市的規劃設計，都不能忽略排水系統的建設，不要忽略打地基，不要忽略質檢。常為人詬病的豆腐渣工程，都是有人不顧花多些金錢在打地基上，或是偷工減料，可想過當你省一時金錢卻害人一生。一條橋每日承受為數眾多的車輛駛過，如果你不用扎實的好材料去建造，試想一下最後產生的後遺症會有幾大？如果一條行車路兩旁邊的地基也是堅實的屏障，有個緩衝空間，這條公路才不會那麼輕易全毀。正如港鐵的出入口設計頂蓋長度很短，難遮擋雨水，地台石級同地面高度的距離太低令水易浸入，不利防洪。幸好，近十年在渠道排水方面做得好，才少了水浸場面。



翠袖乾坤 連盈慧

必須保存的書

朋友說她看過的書從不保留，不是馬上送給別人，就把它丟掉，理由是書牢記腦海中就夠了，這麼瀟灑的讀書人，相信不少吧；我也有過一段日子，曾經這樣瀟灑過，可是記憶力不夠強，事後想起某書說過的句子，要想翻看時，發覺早已丟掉，也會為之後悔不已。

當然，有些志在消遣的閒書，過目看過算了，香港樓宇寸金尺土，真犯不着教人「怎樣開啟386電腦」之類大而無當的書都要保存下來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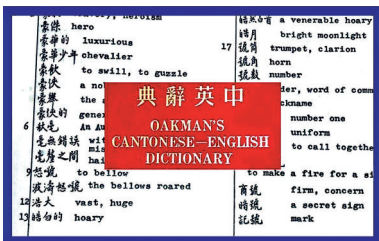
有些冷門的書也有它一定價值，初版時印刷數量不多，過了一段日子消失後不見有人翻印才可惜。

最不應丟棄的是工具書，尤其是不同類型字典之類，我對這類字典特別感興趣，其中一本十六開本硬皮《中英辭典》，漢文注解，英文對照，而且還附有「粵語分詞」表格，比如查「希」字，「喜」、「氣」同韻字便連同注解一起出現，全書不用排字，中文由作者毛筆正楷書寫，英文仍由作者親自動用上世紀流行的打字機打字，作者蔣愛民，很可能是旅美廣東華僑。

另一本《部身字典》也是獨一無

二的奇書，大多中文字典都從部首查字，如要查「疆」、「疆」二字，就得費時間分別查看「革」、「糸」兩個部首；但是只要查看香港一位中學老師馮思禹發明的《部身字典》，「疆」、「董」、「僵」、「疆」、「疆」、「疆」、「疆」便都同時出現，而且這本小型字典查閱方便，只需按「木」字筆劃次序12345分成五筆查閱便可，也是難得的心血之作。

可惜這書已在一次裝修搬運時不知如何失去，事後想補購一冊，訪尋過大小書局都不見蹤影，至今仍未再版。其實查閱中文，有些字，部身有時比部首来得更加省時方便。值得一提的是，連同王雲五的四角號碼在內，上述三本字典發明者都是廣東人（王雖生於上海，原籍廣東香山）。



●這辭典，與漢英只差一字。 作者供圖



百家廊 朵拉

「那時候我們在私塾中弄畫，同現在社會裏抽鴉片一樣，是不敢公開的。我好像是一個土匪或私售煙吃的，同學們好像是上了癮的鴉片鬼，大家在暗裏裏作勾當。先生坐在案桌上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喫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

豐子愷先生回憶他小時學畫，畫畫彷彿見不得人的事，而且豐子愷先生不只說過一次，每回提學畫，他就重複「先生在館的時候，我們的畫具和畫都藏好，大家一搖一擺地讀《幼學》書。等到下午，照例一個大塊頭來拖先生出去喫茶了，我們便拿出來弄畫。我拿一幅幅地印出來，然後一幅幅地塗顏料。」

那是離我們不算太久遠的民國時代，但是，對繪畫有興趣的孩子，不敢公開作畫，而是像作賊一樣偷偷摸摸私下作業。缺乏學習機會和條件的環境下，因熱愛和堅持，豐子愷先生後來還是成為中國漫畫的一代大師。聽過豐子愷的回憶，我的學生有所感：「今天的我們很幸福。」感慨的她來報名學畫時說，她的朋友建議她先報名學股票投資。

我的許多學生都已離校多年，有主婦、有高管、有老闆，離校後還能有機會學習，且是自己喜歡的水墨畫，這就是她所謂的幸福吧。當年開始學畫的我，是兩個孩子的母親，嘲笑的人問：「太無聊沒事做嗎？」諷刺的人說：「幻想想畫家吧？」約幾個和我年齡差不多的朋友一起，她們回答：「畫畫我也喜歡，不過，等賺更多錢了再看吧。」

「這個時候哪有時間？待我退休後再來說藝術。」我帶兩個女兒當繪畫班同學，不以為然的朋友勸我「還是先教孩子學賺錢吧，有錢以後就有藝術了。」

聽起來，藝術是有錢和有閒人的玩意？這到底是貶低還是把藝術抬高了？

電視劇《三十而已》富有的王太太說，自

學畫的幸福

己喜歡梵高的《睡蓮》，於是就把它買回家來。真牛呀！主角顧佳有一天受不了王太太的作派，終於揭穿：「畫《睡蓮》的畫家是莫奈。」不知道畫《向日葵》的才是梵高的王太太即時崩潰了。

一個人對藝術的認知，並非有錢就可馬上提高。當年學畫想的是：藝術是每天的，生活的，既然任何時候我們都需要藝術，為什麼要等以後呢？家中各種擺設、裝修設計、客廳的沙發桌椅、臥室的窗簾樣式和顏色、天花板燈飾，甚至廚房裏的一個杯一個碗，不都是你以自己的眼光和品味選購回來的嗎？你看每部電影，讀的每本書，聽的每首音樂，日常穿衣打扮，都是你的藝術眼光做出的選擇。就在這些零零碎碎的生活小節當中，人無意間透露自己的藝術格調。提高藝術修養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藝術感知和審美能力都需要培養，這一切要從細節開始，而有美感的 premise 是有愛。

傅雷給兒子傅聰的家書裏說：「藝術家最需要的，除了理智以外，還有一個『愛』字！」所謂赤子之心，不但指純潔無邪，指清新；而且還指愛！法文裏有句話叫做『偉大的心』，意思就是『愛』。這『偉大的心』幾個字，真有意義。而且這個愛決不是庸俗的、婆婆媽媽的感情，而是熱烈的、真誠的、潔白的、高尚的、如火如荼的、忘我的愛。」

平日對藝術一無所知，堅持等有了錢才開始接藝術，然而藝術需要一顆赤子之心，已經隨着追尋名利的腳步，愈走愈遠。你可說沒時間，可說不會，不懂欣賞，都沒關係，等到你有錢，你拿名牌包，穿名牌衣，着名牌鞋子，你懂得的是牌子名氣大，價錢昂貴，但你不知美在哪裏。都說名牌美名牌好，你看到的是牌子的Logo，穿用時不忘把Logo露出來。至於為什麼美，為什麼好？看不到的人永遠不知道。有能力買買的好東西的你「享用」不到美，你用的是「很

貴」而不是「美好」。又有人以為學畫就是學繪畫技巧。但我更希望我的學生除了繪畫技法，還一併學會欣賞美，提升審美水平。每個來報名的學生，我第一個問題是「為什麼學畫？」

畫畫可以賣錢。為了開畫展。給我這種答案的，我建議他們另選高明。我也畫畫賣錢，我也開畫展，但開始學畫不應該把名利放在第一位。

人過中年，只想遠離庸俗粗鄙和急功近利之輩。開班授課，希望找到一批心靈契合的朋友，一起努力傳承和推廣，發揚曾經不在南洋人生活裏的水墨藝術。選擇和喜歡的人在一起，生活變得有趣。人生不要只剩下賺錢，只看重名成利就，接近藝術讓自己增添幾分靈氣，減去幾分俗氣。

疫情期間，拿起筆繪畫，心有所寄，找到自己的興趣，心有所託，發揮自己的才華，通過繪畫累積起來的自信，消解生活和精神壓力。專心投入做一件事，浮躁焦慮自動攜手離開。畫畫時整個世界都是安靜的，雖然是一個人，生活卻豐富多彩，鎖國封城的孤單寂寞，不知不覺消失無蹤。繪畫是和自己對話，和作品對話，和內心交流，從前輩畫家的畫冊吸取營養，豐富思想情感，提高審美能力。陶冶情操是在養心養氣質。這些都不在繪畫技法裏。

錢收在銀行是儲蓄，學畫是文化儲蓄。紹興在宋代已是名酒產地，當地人家裏生女兒，等孩子滿月時，選酒數出，泥封壇口，埋於地下，待女兒出嫁時取出招待親朋戚友，由此得名「女兒紅」！學畫似儲藏愈久愈醇香的女兒紅酒，文化積澱藝術修養也是在時間裏不斷提升。

畫畫帶來心靈安寧、自我肯定和成就感。只要你對詩意的嚮往未曾停歇，堅持肯定讓人變優秀，時間會給你你想要的。

不讓愛好和夢想留在腦海裏，今天就開始提筆享受繪畫的美好時光，有機會學畫真的很幸福，因為遇見最美的自己，指日可待。



獨家風景 呂書練

媽媽偉大過天

電視劇《寶貴大過天》是近年令人感覺舒服的溫情喜劇，當中傳遞很多正能量，尤其適合在此時此刻的香港。雖然由當紅小生馬國明和花旦岑麗香分別飾演的寶貴父親親在山和媽媽康雅慈領銜，但是，作為配角的「四大長老」——飾演雅慈父母康樂與方楚翹的李國麟和龔慈恩，以及在山親親瀾大娘與金美歡的吳岱融和商天娥，由於角色刻畫出色，反而令人印象深刻。

劇集透過一個年輕小家庭在迎接新生命的到來，以及在如何教養孩子等家庭瑣事上，帶出夫妻或男女、兩代或兩個階級的相處摩擦和觀念衝突，並最終因為姻緣紐帶和對親人的愛，從互相對立、抗拒到彼此理解、包容，從而找到各自的人生寄託，乃至幸福生活。

這顯然是一部女性電視劇，所以，劇中提出不少女性關心乃至正在承受的問題，比如女人天生要生育嗎？即使外出工作，分擔家庭開支，家頭細務也該由女人獨自承擔？奶奶和媳婦一定是死對頭？單親媽媽如何兼顧子女和養家雙重負擔等等？

由於是喜劇設定，這些問題都得到解決，顯然是理想化了。比如年近六旬的江湖大叔兼情場浪子游大浪果真

「浪子回頭」，專心當煮飯公，並湊起孫子來；長相平凡的基層奶媽金美歡因為真誠和爽朗，贏得兩個成熟男士的尊重……倒是一對中產夫婦，退休警察康樂與小學名校老師方楚翹看似安穩的婚姻隱藏了很多怨恨和誤解。年輕媽媽康雅慈聰明美麗，固然令人喜愛，但她的媽媽方楚翹卻令人尊重。這是一位嚴於律己的知識女性，優雅大方又自尊自愛，由於年輕時常受奶奶的冷言冷語，甚至辱罵，懦弱的丈夫卻不理不問，令自己受盡委屈，不但影響夫妻感情，也造成她對女兒過分保護和對女婿過分要求等。但是，這個知書識禮的女人卻外冷內熱，以自己的燭光照亮他人之路，不但悄悄關顧丈夫的前妻及其兒子，也激勵和幫助失意的親家金美歡自強自立。

值得注意的是，劇中探討了原生家庭對子女或上一代對小輩的影響，這一點以陳自瑤飾的雅慈表姐葉帆呈現。因為小時候遭受家暴，加上母親愚忠，葉帆被迫以誣陷生父入獄而得到生理上的解脫，卻留下心理陰影和創傷。長期壓抑在心，導致噩夢頻發……

故事雖然有些零碎，問題也點到即止，但編導顯然藉親情帶動，連繫各人，牽動觀眾的心。



舞台客聚 伍泉泉

很慚愧，除了寫作，我對音樂、美術等藝術是一竅不通，可以說得是一個「藝術盲」。對眾多優秀的音樂和美術作品，我只能夠淺顯地直觀地欣賞，而這種欣賞多是出於一種本能的感知和共鳴。

前些日子，看到中國作家莫言先生在演講中提到自己少年時和母親去拾麥穗，被看守麥地的人打了一記耳光，導致她嘴角流血，跌倒在地，這件事成了莫言記憶中最痛苦的事。莫言的回憶在網上引發了網友們的討論，莫言的母親拾麥穗的行為因此被一些網友定性為「偷」，我的一位從未在农村生活過的老友也因此發了一條朋友圈，表示自己對「拾麥穗」的困惑。

朋友和許多網友的觀點一樣，認為莫言的母親把拾到的麥穗據為己有是不對的。如果回到那個特定的年代，所有的土地都是公有的，那麼麥地的看守者打人固然不對，將公有的麥穗據為己有當然也是不對。當然，公有的麥子豐收了，拾麥穗的母親仍然食不果腹，那又是另

拾麥穗的林林總總

外一回事了。不知道為什麼我在那一刻忽然想起一幅世界名畫：法國油畫家米勒的《拾麥穗的女人》。雖然已經過去多年，我仍舊記得畫中的年紀已經不輕的3個母親，彎着腰在撿拾收割後的土地上遺落的麥穗，麥子收割的時候正是夏季，3個窮苦的母親卻都還穿着厚厚的衣服，整個人顯得無比沉重，看起來令人心酸。畫中3個母親的身後是豐收後堆得高高的麥垛和騎馬的主人。從前看這幅畫的時候沒有想過的問題，如今卻是想到了，不知那3個母親撿拾的麥穗，是可以拿回家給自己和孩子們吃呢，還是也要交給土地的主人分配？

我小時候也在麥田裏拾過麥穗，我拾麥穗的記憶亦是難忘的，然而卻是充滿快樂。收割麥子時候多是已經放暑假了，麥子熟了以後最怕遇到下雨，也怕來不及收割的倒伏，那時候的土地已經分包到戶，搶收麥子時候村裏家家戶戶都會相互幫忙，你家收完了幫我家收，我家收完了又幫他家收……

搶收的大忙完後，孩子們的歡樂時光就開

始了，大家成群結隊地背着小簍子，提着小籃子，也不分你我家家的，滿地裏跑去拾麥穗。拾到大穗的完整穗子多會得意地向大家炫耀，有的地裏收割得比較乾淨，心細的孩子連掉到地上的麥粒都會照樣拾起來放進籃子裏。拾得的麥子拿回去，多是不與家裏的麥子混在一起的，自己另外曬乾，包起來，待趕集的時候拿去賣了，得了或多或少的私房錢，無論是買零食吃，還是買課外書看，都有了一種理直氣壯的成就感。除了拾麥穗，還有拾穀穗、拾花生、拾番薯，都深刻地保留在我少年時代的記憶裏。

網絡上還在不斷繼續地討論莫言關於拾麥穗的對與錯，然而我卻看到了麥穗的神奇。我想起米勒，一個農民的兒子，在悲哀的人生中找到繪畫的靈感，因而創作了《拾麥穗的女人》等許多的舉世名作。莫言曾經的痛苦也化作了他的財富，讓自己成為了第一位中國籍的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而本泉，亦因為拾麥穗而獲得了許多的快樂和美好，這就夠了。